

皇甫嵩與董卓

廖伯源

參考資料

- 1、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曰：「皇甫嵩字義真，安定朝那人，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。父節，鴈門太守。嵩少有文武志介，好詩書，習弓馬。初舉孝廉、茂才。太尉陳蕃、大將軍竇武連辟，並不到。靈帝公車徵為議郎，遷北地太守。」注：「《續漢書》曰：『舉孝廉為郎中，遷霸陵、臨汾令，以父喪遂去官。』」（71/2299）
- 2、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曰：皇甫嵩擊黃巾，立大功。「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，領冀州牧，封槐里侯，食槐里、美陽兩縣，合八千戶。」涼州賊邊章、韓遂「入寇三輔，使嵩因討之。初嵩討張角，路由鄴，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，乃奏沒入之。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，嵩不與，二人由此為憾，奏嵩連戰無功，所費者多。其秋徵還，收左車騎將軍印綬，削戶六千，更封都鄉侯，二千戶。」（71/2302-2305）
- 3、又曰：「（中平五年，）涼州賊王國圍陳倉，復拜嵩為左將軍，督前將軍董卓，各率二萬人拒之。卓欲速進赴陳倉，嵩不聽。卓曰：『智者不後時，勇者不留決。速救則城全，不救則城滅，全滅之執，在於此也。』嵩曰：『不然。百戰百勝，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是以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在我，可勝在彼。彼守不足，我攻有餘。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，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。今陳倉雖小，城守固備，非九地之陷也。王國雖強，而攻我之所不救，非九天之執也。夫執非九天，攻者受害；陷非九地，守者不拔。國今已陷受害之地，而陳倉保不拔之城，我可不煩兵動眾，而取全勝

之功，將何救焉！」遂不聽。王國圍陳倉，自冬迄春，八十餘日，城堅守固，竟不能拔。賊眾疲敝，果自解去。嵩進兵擊之。卓曰：「不可。兵法，窮寇勿追，歸眾勿迫。今我追國，是迫歸眾，追窮寇也。困獸猶鬥，蜂蟄有毒，況大眾乎！」嵩曰：「不然。前吾不擊，避其銳也。今而擊之，待其衰也。所擊疲師，非歸眾也。國眾且走，莫有鬥志。以整擊亂，非窮寇也。」遂獨進擊之，使卓為後拒。連戰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，國走而死。卓大慚恨，由是忌嵩。明年，卓拜為并州牧，詔使以兵委嵩，卓不從。嵩從子鄴時在軍中，說嵩曰：「本朝失政，天下倒懸…卓被詔委兵，而上書自請，此逆命也。又以京師昏亂，躊躇不進，此懷姦也。且其凶戾無親，將士不附。大人今為元帥，杖國威以討之，上顯忠義，下除凶害…」嵩曰：「專命雖罪，專誅亦有責也。不如顯奏其事，使朝廷裁之。」於是上書以聞。帝讓卓，卓又增怨於嵩。」（71/2305-2306）

4、又曰：「及後（董卓）秉政，初平元年，乃徵嵩為城門校尉，因欲殺之。嵩將行，長史梁衍說曰：「漢室微弱，閹豎亂朝，董卓雖誅之，而不能盡忠於國，遂復寇掠京邑，廢立從意。今徵將軍，大則危禍，小則困辱。今卓在洛陽，天子來西，以將軍之眾，精兵三萬，迎接至尊，奉命討逆，發命海內，徵兵群帥，袁氏逼其東，將軍迫其西，此成禽也。」嵩不從，遂就徵。有司承旨，奏嵩下吏，將遂誅之。嵩子堅壽與卓素善，自長安亡走洛陽，歸投於卓。卓方置酒歡會，堅壽直前質讓，責以大義，叩頭流涕。坐者感動，皆離席請之。卓乃起，牽與共坐。使免嵩囚，復拜嵩議郎，遷御史中丞。及卓還長安，公卿百官迎謁道次。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，既而抵手曰：「義真備未乎？」嵩笑而謝之，卓乃解釋。」（71/2305-2306）

5、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注曰：「《獻帝春秋》曰：「初卓為前將軍，嵩為左將軍，俱征違章、韓遂，爭雄。及嵩拜車下，卓曰：「可以服未？」嵩曰：「安知明公乃至於是？」卓曰：「鴻鵠固有遠志，但燕雀自不知耳。」嵩曰：「昔與明公俱為鴻鵠，但明公今日變為鳳皇耳。」」（71/2307）

6、錢穆《國史大綱》曰：「若做事太看重道德，便流於重形式虛名而忽略了內容與實際。（原注曰：將軍死綏，亦是一種道德。若過重道德，或只重道德，則往往可以軍隊尚未徹底敗北，而早圖從容自殺，忘了最後的反鬥。）」¹

7、《後漢書·皇甫嵩傳》曰：「嵩既破黃巾，威震天下，而朝政日亂，海內虛困。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：『難得而易失者，時也…』…忠曰：『天道無親，百姓與能。今將軍受鉞於暮春，收功於末冬。兵動若神，謀不再計，摧強易於折枯…威德震本朝，風聲馳海外…今身建不賞之功…而北面庸主，何以求安乎？』嵩曰：『…何故不安？』忠曰：『不然。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，而棄三分之業，利劍已揣其喉，方發梅毒之歎，機失而謀乖也。今主上執弱於劉、項，將軍權重於淮陰…赫然奮發，因危抵績，崇恩以綏先附，振武以臨後服…誅閹官之罪，除群凶之積…功業已就，天下已順，然後請呼上帝，示以天命，混齊六合，南面稱制，移寶器於將興，推亡漢於已墜…』嵩懼曰：『…且人未忘主，天不祐逆。若虛造不冀之功，以速朝夕之禍，孰與委忠本朝，守其臣節，雖云多讒，不過放廢，猶有令名，死且不朽。反常之論，所不敢聞。』忠知計不用，因亡去。」（71/2302-2303）

8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《英雄記》曰：「卓父君雅，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。」（6/171）

9、《後漢書·何進傳》：何進為宦官所殺，進部曲將吳匡等疑進弟何苗與宦官同謀，「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。」（69/2252）據《續百官志》，奉車都尉秩比二千石。按殺何苗時董卓尚未入京，董旻已官秩至比二千石，董氏兄弟二人俱可謂仕途順遂。

¹錢穆：《國史大綱》，頁143，台北，商務印書館，民國六十九年七版（二十九年初版）。

10、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曰：「為州兵馬掾…桓帝末，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，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…拜郎中…稍遷西域戊己校尉，坐事免。後為并州刺史，河東太守。」（72/2319）

11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曰：「漢桓帝末，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，…為軍司馬…拜郎中…遷廣武令、蜀郡北部都尉，西域戊己校尉，免。徵拜并州刺史、河東太守。」（6/171）又注引《吳書》曰：「郡召卓為吏，使監領盜賊…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…司徒袁隗辟為掾。」（6/172）

12、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曰：「六年，徵卓為少府，不肯就，上書言：『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：『牢直不畢，稟賜斷絕，妻子飢凍。』牽挽臣車，使不得行。羌胡敝腸狗態，臣不能禁止，輒將順安慰，增異復上。』朝廷不能制，頗以為慮。」（72/2322）

13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《靈帝紀》曰：「中平五年，徵卓為少府，敕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，詣行在所。卓上言：『涼州擾亂，鯨鯢未滅，此臣奮發效命之秋。吏士踴躍，戀思念報，各遮臣車，辭聲懇惻，未得即路也。輒且行前將軍事，盡心慰卹，效力行陳。』」（6/172）

14、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曰：「及靈帝寢疾，靈書拜卓為并州牧，令以兵屬皇甫嵩。卓復上書言曰：『臣既無老謀，又無壯事，天恩誤加，掌戎十年，士卒大小相狎彌久，戀臣畜養之恩，為臣奮一旦之命。乞將之北州，效力邊垂。』於是駐兵河東，以觀時變。」（72/2322）

15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《靈帝紀》則曰：「六年，以卓為并州牧，又敕以吏兵屬皇甫嵩。卓復上言：『臣掌戎十年，士卒大小，相狎彌久，戀臣畜養之恩，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，乞將之州，效力邊陲。』卓再達詔敕，會為何進所召。」（6/172）

16、《後漢書·何進傳》曰：「紹等又為畫策，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，使並引兵向京城，以脅太后。進然之。主簿陳琳入諫曰：「…今將軍總皇威，握兵要…而反委釋利器，更徵外助。大兵聚會，彊者為雄，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祇為亂階。」進不聽。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，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，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皋，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，火照城中…進於是以前將軍董卓為司隸校尉，假節，專命擊斷…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官者，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，欲進兵平樂觀。」（69／2249-2250）

17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曰：「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宦，太后不從。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，並密令上書曰：「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，濁亂海內。昔趙鞅興晉陽之甲，以逐君側之惡。臣輒鳴鐘鼓如洛陽，即討讓等。」欲以脅迫太后。」（6／172）

18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《靈帝紀》亦曰：「卓再違詔敕，會為何進所召。」（6／172）

19、又《後漢紀》²〈孝靈皇帝紀〉曰：「（何）進以（袁）紹為司隸校尉，王允為河南尹，乃召武猛都尉丁原、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，以脅太后。」（25／306）

20、又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曰：「大將軍何進、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，而太后不許，乃私呼卓將兵入朝，以脅太后。卓得召，即時就道。」（72／2322）

²袁宏：《後漢紀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人人文庫本，民國六十四年台二版。

21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注曰：「《典略》載卓表曰：『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，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，操擅王命…臣前奉詔討於扶羅，將士飢乏，不肯渡河，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，從臺閣求乞資直。臣隨慰撫，以至新安。臣聞揚湯止沸，不如滅火去薪…』」（6/172-173）

22、「《典略》載卓表曰：『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，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，操擅王命…臣前奉詔討於扶羅，將士飢乏，不肯渡河，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，從臺閣求乞資直。臣隨慰撫，以至新安。臣聞揚湯止沸，不如滅火去薪…』」（6/172-173）

23、《後漢紀》〈孝靈皇帝紀〉曰：「進承太后意，但欲誅其（宦者）放縱者。（袁）紹以中官近至尊，今不廢滅，後益大患。初進寒賤，依諸中官得貴幸，內嘗感之，而外好大名，復欲從紹等計，久不能決。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：始從南陽來依內宮，以致富貴，國家亦不容易，深思之，覆水不可收，悔常在後。…紹聞之懼，復說進曰：形勢已露，將軍何不早決，事久變生，復為竇氏矣。」（25/306）

24、《後漢書·何進傳》又曰：「太后乃恐，悉罷中常侍小黃門，使還里舍，唯留進素所私人，以守省中。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，唯所措置。進謂曰：『天下匈匈，正患諸君耳。今董卓垂至，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？』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，至于再三。進不許。紹又為書告諸州郡，詐宣進意，使捕案中官親屬。」（69/2250）

25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《英雄紀》曰：「苗，太后之同母兄，先嫁朱氏之子。進部曲將吳匡，素怨苗不與進同心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，乃令軍中曰：『殺大將軍者，車騎也。』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

³董卓自河東郡領兵入京，行至弘農郡之澠池，上書謂其入京為誅宦官，清君之側。何進知董卓在入京途中，乃勸諸宦官就國。見《後漢紀》〈孝靈皇帝紀〉 25/306。

下。」(6/173)注又引《續漢書》曰：「進…太后異母兄也。」(6/172)

26、《後漢書·何進傳》曰：「進部曲將吳匡、張璋，素所親幸，在(宮)外聞進被害，欲將兵入宮，宮閣閉。袁術與匡共斫攻之，…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…(宦者張讓、段珪等)因將太后、天子及陳留王，又劫省内官屬，從複道走北宮…太后投閣得免。袁紹與叔父隗囂詔召(宦官所任命之司隸校尉)樊陵、(河南尹)許相，斬之。苗、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，捕得趙忠等，斬之。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，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，乃令軍中曰：「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，士吏能為報讎乎？」進素有仁恩，士卒皆流涕曰：「願致死！」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，棄其屍於苑中。紹遂閉北宮門，勒兵捕宦者，無少長皆殺之…紹因進兵排宮，或上端門屋，以攻省內。張讓、段珪等困迫，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，奔小平津。…(尚書盧植等追至河岸，宦者急，投河死。)」(69/2252)

27、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曰：「卓遠見火起，引兵急進，未明到城西，聞少帝在北芒，因往奉迎。帝見卓將兵卒至，恐怖涕泣。」(72/2323)

28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《英雄記》曰：董卓領兵迎帝。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，故太尉崔烈在前導。卓將步騎數千來迎，烈呵使避，卓罵烈曰：「晝夜三百里來，何云避，我不能斷卿頭邪？」」(6/173)

29、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《典略》曰：「帝望見卓涕泣，群公謂卓有詔卻兵。卓曰：「公諸人為國大臣，不能匡正王室，至使國家播蕩，何卻兵之有？」遂俱入城。」(72/2323)

30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曰：「卓初入洛陽，步騎不過三千，自嫌兵少，不為遠近所服，率四五日，輒夜遣兵出四城門，明日

陳旌鼓而入，宣言云：「西兵復入至洛中」。人不覺，謂卓兵不可勝數。」

(6/174) 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亦有類似文辭。(72/2323)

31、《三國志·魏書·董卓傳》曰：「(何)進、苗部曲無所屬，皆詣卓。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，並其眾，故京都兵權唯在卓。」(6/172)